

那年
那人

每逢花节倍思友

张俊

每年圆通山的樱花如约盛放时,置身这片烂漫花海,心底总会涌起喜忧交织的情愫。

2016年春节前夕,老同学、文友周继文从长春打来电话:“等樱花盛开时,我回昆明,咱们再去圆通山赏花、吟诗、重拾旧梦!”声音裹着北国风雪,却满是热切期盼。可是花期临近,他又因类风湿病发作无法赴约了。电话那头,沙哑嗓音透着掩不住的遗憾:“老同学,还记得咱们当年夹在语文书里的樱花标本吗?花瓣都干了,情谊可没凉。”他央求我务必去40年前全班聚会的花海角落拍张照寄给他,还诗兴大发,打趣说:“啊,在千里冰封的北国,我只要看见这抹火红樱色,仿佛就能摸到故土的暖阳,就能看见大伙的笑脸,病痛就能减轻几分!”

揣着这份沉甸甸的牵挂,我独自踏入圆通山花海。春风里裹着清甜花香,一群蹦蹦跳跳的少年嬉闹着迎面而来,眉眼间的鲜活劲儿,瞬间撞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闸门。那段岁月虽隔数十载,却依旧清晰。

那是1958年的春日,樱花初绽,晨光在薄雾中流淌,清脆鸟鸣与悠扬手风琴声缠在一起,奏响了少年时代最灵动的乐章。我们班的少男少女齐聚樱树下,歌声、笑声、诵读声,和着花瓣一起纷纷扬扬。

忽然,周遭喧闹戛然而止,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花海中一只灵动的“绿孔雀”锁住,那天仙般飘逸的舞姿,足尖在满地落英中点地的画面让人难

以忘怀。水袖翻飞间,仿佛把整个春天都揽进了怀中。脖颈后别着的山茶花随舞步摇曳,像一枚跳动的火焰,耀眼又动人。那“绿孔雀”是披着孔雀绿纱巾的陈韵,她因跳此舞而得了“孔雀仙子”的美名。当年豆蔻年华的她,身姿如蓓蕾初绽,眉眼灵气逼人,在校园里,她成了许多小男生偷偷观望的一道风景。

人群里,身形高大、肤色黝黑的周继文忽然站了起来。他是班里最热血的少年,大伙都叫他“黑大汉”,是班里响当当的“校园诗人”。他展开诗稿,声音因激动变成了夸张的颤音。当他吟出:“樱花啊,今天我们同歌共舞/看明天,谁更灿烂辉煌……”掌声如潮水般涌起,少年滚烫的壮志,在花影间回荡。当诗人颤抖的尾音消散在风里时,手中颤抖的钢笔竟滴出了一滴红墨水,在诗稿后洇出一朵红色樱花——这意外的意象,竟预言了他毕生与文字纠缠的命运。

那日的欢聚,成了我们班第一个“樱花节”,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后来,我将那段美好时光写入作文,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讲评。那一刻的认可,像一扇悄然推开的门,让曾经自卑怯懦的我,终于敢抬头仰望文学殿堂,一步步踏上写作之路。

光阴匆匆,二十六载弹指而过,1984年,二十多位老同学重聚圆通山樱树下。岁月拉开了彼此的距离,我们历经世事、眉眼添霜,身份各异,可一句老友寒暄,瞬间就拉近了心与心

的距离。围坐花海聊起这些年的浮沉,有打拼的艰辛,有圆梦的喜悦,也有难言的遗憾,喜忧交织间,短短一日,仿佛走过半生。

所幸,这群樱树下走出的少年壮志终究成真。有人成了科学家、工程师,我也执笔圆梦,成了一名作家。远在北国的周继文,虽远离故土、历经坎坷,最终成了记者、诗人,把生活磨砺酿成了诗意篇章。那日他虽缺席,诗意却从未缺位,一首《游子寄语》字字含情:“北国游子思乡苦/几次笑醒在樱丛/诗人缺席君莫怪/一片痴心融花中”,道尽游子思乡意,同窗牵挂情。

我们正沉浸在回忆中,一阵狂风骤起,乌云掠过天际,樱花如雪片般簌簌飘落,洒满肩头。望着漫天飞花,我忽然想起“孔雀仙子”陈韵:她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后,成了一家歌舞团的台柱,可人生无常,不过数年风光,便如骤雨摧花,因车祸香消玉殒。漫天樱瓣似天地织就的挽联,我接住一片轻落掌心的五瓣花,恍惚间,竟像是她谢幕前最后一次翩然回旋。她曾说,樱花落时最美,如美人含笑卸妆、从容离场,如今竟一语成谶。

花开花落,本是天地韵律;聚散离合,亦为人生常道。圆通山樱花年年盛放,而树下的人,却难再聚齐。唯有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,经岁月洗礼愈发醇厚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宣教科,80岁)

人生
絮语

故乡的石磨

赵清新

生长在鲁中沂蒙山区的我,从孩提时就记得,村中的家家户户院中都支着一盘石磨。因为当地的居民们,祖祖辈辈都以煎饼为主食,而用杂粮制作煎饼,必须得用石磨磨糊子。所以,石磨就成了居家过日子的基本器具,与做饭的铁锅和烙煎饼的鏊子合称为“三大件”,缺一不可。

在既无机器又无电力的时代,让沉重的磨盘转起来却并非易事。敝乡的传统办法有两个,一是用人推,二是用驴拉。由于推磨是个相当劳累的活儿,故较为殷实的农户,家里都养有拉磨的毛驴。当年我家所养的,就是一头膘肥体壮的大黑驴。所以童年的我,从未推过磨。直到十五岁那年,家中的大黑驴因故卖掉后,我才饱尝了推磨的艰辛——

那是个说起来非常简单,干起来却相当辛苦的事。说其简单,因为推磨是个纯力气活,并不需要什么技术,上工时只要把一个俗称“磨系”的绳套,一头套在磨棍上,另一头套在磨把上,然后把磨棍的一头别在上盘处,另一头用双手握住,并紧贴在胸前或腹部,使劲往前推就行了。由于石磨相当笨重,所以推磨时必须二至三人通力协作,一般农户大都是老婆孩子齐上阵,全家忙得不亦乐乎。单是出力倒也罢了,推磨的艰难还在于以下几点:一是必须围绕着狭窄的磨道,反复转圈子。有些人很不适应,转不了几圈就头晕眼花,甚至当场晕倒了。其次是石磨的工作效率低得可怜,并不起眼的一点东西,老半天也磨不完,每次推磨,几乎都是一场疲惫不堪的持久战。更为烦心的是,在20世纪60年代,推磨纯属业余的家务活,绝不能耽误集体的事。许多人家为了早起来推磨,鸡不叫就忙着喊老婆、叫孩子,常常是吵吵闹闹,搅得四邻不安。而当时正在外地上中学的我,每星期都得回家背煎饼,更是吃尽了推磨的苦头。当时,需要头天下午步行三十多里回到家,第二天一早,不等睡醒就得起来帮着父母推磨。有时困得厉害,推着推着就抱着磨棍睡着了……

在那段艰难推磨的岁月里,我曾多次想到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俗语。尽管我完全知道,世上并无鬼神,就是再有钱,也无法买到推磨的鬼。多年来人们之所以如此说,只不过是嘲讽和夸大金钱的作用而已。那时我常想,假若真能花有限的钱,就可以解脱推磨的劳苦,该有多好哇。这在当时,不啻于痴心妄想。可没过多久,梦幻般的痴心妄想竟变成了现实——早在改革开放前的十多年,敝乡便有了电动的钢磨,用户只需花一两角钱,几分钟就能磨完好几个人大半天也磨不完的东西。比俗语所说的“鬼推磨”还要便宜和快得多。只可惜当时的农民受经济条件所限,多数人家宁肯继续推磨,也舍不得花那几角钱。

去年春天,我回了趟离别日久的故乡。所看到的,完全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其重大的变化之一,是昔日家家可见的石磨,都统统掀掉了。曾被世代农民视为传家宝的磨盘,有的砌了墙、有的铺了路,有的立放在冲街的墙角处,充当了“泰山石敢当”的角色。看着这些被时代所彻底淘汰了的笨重石器,我由衷感叹:“社会的确是大大地前进了!”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新汶矿务局新汶矿工报,82岁)

记忆
犹新

我在彝家吃过杀猪饭

陶永亮

20世纪90年代,我曾负责汽车启动用蓄电池塑壳产品设计与开发工作,包括收集技术信息和售前售后服务等,走遍了云、贵、川、陕、渝等地的一百多家蓄电池厂。有一年临近春节,厂里安排我和一位电工师傅到云南一个蓄电池生产厂家调试热封机。

这家工厂位于楚雄州禄丰县城附近,厂里彝族人居多。热封机是他厂抵债给我厂后,我厂转让给这家工厂的。我们到达这家工厂后,用两天时间对热封机进行安装调试,并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,厂家对我们的服务感到满意。

厂里有位鲁师傅曾在四川绵阳当兵数年,见到我们重庆来的人格外亲切,和我们聊起当兵时的美好时光。那天鲁师傅请假没来上班,快到中午,他来到厂里通知我们两人和其他工友去他家里吃杀猪饭。杀猪饭是彝族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宴席之一,象征丰收与团聚,也象征丰收与分享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彝家村寨,我和彝族同胞一起聚餐,吃肉喝酒,辞旧迎新。桌上摆着火烧肉、小炒肉、萝卜炖排骨……满满当当一桌。其中,有两大碗菜在桌中央,看上去黑黝黝,格外引人注目。鲁师傅给我们介

绍这两道特色菜,一碗是槽血猪肝,一碗是槽血排骨,是彝家人招待客人的菜肴,在杀猪饭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我同大家喝酒聊天,了解彝族风俗,同我一起去的师傅特意夹了几筷槽血猪肝、槽血排骨吃。大家相谈甚欢,情谊浓浓。杀猪饭在敬酒环节达到高潮,我遵从“高山流水”的喝酒礼仪连饮几杯,把白酒与大家的祝福一并灌进肚里。

槽血猪肝(又称“肝生”)、槽血排骨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。我向彝族同胞了解其制作过程:杀猪时不放血,是开肚后取出槽血,用槽血与猪肝、排骨做成的佳肴。如今,我时而也会想到彝家这两道菜,也逐步了解到其饮食文化。槽血猪肝是一种独特的菜肴,由新鲜猪肝、猪腹腔血(称为槽血)和里脊肉、花椒、草果粉、芫荽等配料制成。猪肝剁碎后与生血及调料拌匀,加入熟肉末提香,口感酸辣爽口、开胃解腻。在楚雄彝族文化中,猪肝有着重要象征意义,它代表着“心肝宝贝”,寓意珍贵和爱护。

槽血排骨制作过程复杂,以猪排骨、槽血为主料,用排骨、水发腌菜、生猪血、姜蒜、辣椒、草果粉等食材组成。先炒香三线肉和配料,再将生猪

血与腌菜混合后倒入锅中与排骨同炒至熟,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,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体现了彝族人“物尽其用”的乡土智慧、对食物的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热情好客的彝家风情,经千年都不曾变过。走进彝族村寨,品味彝家杀猪饭,领略到彝家人好客的情谊,并有机会让我了解到槽血猪肝、槽血排骨两道具有民族风味的传统菜肴。槽血猪肝和槽血排骨是彝家杀猪饭中当之无愧的主角,尤其在滇中楚雄一带,不仅是菜肴,更是文化符号和情感载体。没有这碗“肝生”,整桌杀猪饭就失去了灵魂。从餐桌看到彝族的共享精神,猪肉分给邻里,体现“有福同享”的传统价值观;全程手工操作,展现对自然食材的尊重与敬畏。这些传统菜肴蕴含着彝家人的传统情感和文化,承载着彝家人的情感和愿望。

在彝族人吃杀猪饭不仅是一次味蕾体验,更是一场关于亲情、乡土与民族文化的沉浸式记忆。虽然是三十年前的事,每每回忆起却记忆犹新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重庆川仪工程塑料有限公司,69岁)